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十二花神

淞北玉生，前在芙蓉城中偷觀蕊榜，於是群仙名字，遂傳世間。或謂其下降塵寰，即為申江□美者，殆寓言也。繼竊視第二葉，瞥睹吳慧珍、張書玉二姝名，意謂此亦申江詞史也，顧其標名曰「□二花神」，意殊未解。正躊躇間，而二愛仙人已自內出，匆匆數語，遽令送歸，則爐鴨香溫，蓮漏正催三下也。於是默識於心，不以告人。居無何，秋風驟起，舊疾陡發，日惟偃息在牀，重簾暗幕中，只以經卷藥爐，消遣晨夕。一夕，忽有持刺來招者，曰：「大羅天仙子相召。」生即隨之行。但覺舉足飄忽，如步虛空。未數里，即抵一處，殿宇巍峨，彷彿王者居，榜曰「涵宮」。中設司香尉二人：一曰春妍，一曰秋媚。見生至，即出相迓。二女姿容，並皆佳妙，霓裳霞帶，披拂臨風。導生坐於宮左斗室中，則已先有一人在，據座觀書，引杯獨酌，近即之，天壤杳叟也。因問：「君何來此？」曰：「昨宵體中偶爾不愜，甫就枕，不意一伸足遽豁然如夢覺，主者命余司曼陀羅花，不日赴任。已遣魚軒往逆韻蓮、韻荷二姬矣。此間甚樂，不復思家。君如歸，煩為寄語：勿苦相憶也。」語未竟，有垂髫侍女四人，引錦幢繡來迓生曰：「主君請往相見。」生由陞升殿。殿上翠帷四垂，隱隱聞環■聲。俄而帷開鏡現，殿上懸□二明珠，光輝四射，纖悉畢露。主者坐團樂大鏡中，慧相臨空，皓齒明眸，天人也。生至此不覺向上長揖，自稱賓萌。主者爰命賜坐於旁曰：「召君來非為別事，因欲以□二花神名傳於下方。此輩生於茂苑，而終遭墮落，既歷塵劫，返幻體，乃得重駐瑤京。若其陷溺已深者，則不復其位。君可代為表彰之，俾世間人知此一段蘭因絮果，庶幾不負余之苦心矣。」特出一冊授生，曰：「即在此間閱之，勿泄於外也。」生展卷細閱，默誦潛志，須臾而畢，即起還冊於仙子。下階欲辭，失足遽醒。醒後記其大略如左：

一曰餘香夢樓主人，則張書玉也。本蘇鄉小家女子。秀外慧中，丰神獨絕。初入章台，以歌曲著，珠喉一串，渾如鶯簧乍囀，顰舌初調，入座聽者，無不色授魂與。與客周旋，尤能先意承旨。鐵花仙史一見心賞之，所擲纏頭無數，兩相愛悅，鬢臂為盟。卒以小事乖迕，至今玉猶待價也。姬少時有張家三美之譽，貌妒花妍，肌爭雪韻，不愧其人如玉。惜背微高，輕薄者嘲其似鶴形，然無損其美也。性喜明珠，所藏獨夥。

一曰絳桃瑤池仙子，則吳慧珍也。人住姑蘇台畔，家鄰消夏灣中。隨母來滬，一枝紅豔，買笑春風，年才□三齡，而香名早播平康。與客酬應，齒牙敏捷，妙語解頤，辯才無礙，洵可人也。或謂慧珍顏色之嬌，有如芍藥籠煙，海棠著雨。今年五六月間，痘斑未脫，幾如滿面妝花。有好事者嘲以詩云：

曾向瑤台選妙來，絳仙風調彩鸞才。

芙蓉臉上桃千朵，應是檀郎去後栽。

姬見之，付之一笑，亦不憾也。醫家治痘斑之法，以白芷研粉，傅之自滅，正不必如吳宮美人要覓獼猴方耳。

一曰素馨冰詞仙，則周侶琴也。幼產金閨，長居滬濱。玉骨冰肌，清極無比。初有大腹賈肯出千金為之梳櫛，而姬弗願也，曰：「其人自頂至踵無雅骨，見之欲嘔。黃金雖多，豈能買此心哉！」鴛母無如之何。旋有印金公子者，竹西名下士也，與姬雅相契合，姬遂委身焉。姬性靜而婉，淡妝素服，蕭然獨坐，與客談，無疾言遽色，絕不作狎昵態。靜言對之，俗氛自遠。風塵中如姬者，吾見亦罕矣。

一曰玉簪素蕤閣主，則周月琴也。琴川人。體態苗條，丰神淡遠。曾居尚仁里，以門前冷落，仍返吳門。或謂姬位置自高，或謂姬酬應簡寂，其實皆非也。姬舉止文雅，尚有當年板局之風，故佻達者不深喜之耳。雲間庵庵退叟頗加青眼，每來滬濱，必往訪焉。退叟年雖六□有餘，猶復風流自喜，綺宴既開，所招者率名流韻士，金樽檀板之間，白髯與紅顏相對，更覺逸興霞飛，豪情雲上。所知者多有詩詞遺贈，照春屏上得其片紙隻字為榮，以故風月場中稱領袖焉。而月琴之名亦由是起矣。

一曰繡球香雪居侍史，則王翠芬也。翠芬生長錫揚，寓居吳下，以是操吳音，復工吳。短長適中，纖■合度，玉潤花妍，獨秀一時。南溪舊隱見而眷之，擬為脫樂籍，別營金屋居焉；旋以折閱盡耗其資，不能作量珠之聘，東勞西燕，從此分飛，仍為倚門生活。粵中小鬻居士公車北上，過滬見之，歎為尤物，鬢臂盟心，遂諧纏綿。每游申園，必挾之俱往，寶馬香車，招搖過市，翠芬亦傾心事之，迥異尋常。南通叟贈以楹聯云：「翠黛尚知憐國士；芬芳原是冠群花。」後隨一某氏子避居城中別墅，有終焉之志。某本宦家子，揮霍已慣，翠芬所有，盡為某付之一擲，致涉訟庭，不得已仍理舊業，徐娘雖老，風韻猶饒，三分姿色或尚堪馳譽青樓也。

一曰水仙寒香亭仙子，則李琴書也。琴書本姓張，始居尚仁里。其父嗜博，無立錫地。自蘇詣滬，覓得琴書，將以其妻挾女背夫為娼控於官，有為之調停者，畀以三百金，始縮頸整去。琴書於是重立門戶。性高亢，視客之潦倒齷齪者，蔑如也。工南曲，每一發聲，響遏行雲。至姬姿首，在勾欄中亦推翹楚。身軀纖小，腰肢輕亞，固一時之秀也。軒主人以一笑之緣，遂亟賞之，至形於吟詠，亦可謂鍾情者矣。惜主人遽作粵游，未及遍為表揚耳。有妹曰蕙香，容亦豔冶。自選事後，竟脫苦海而渡慈航云。

一曰玫瑰儂紅室侍史，則王蘭香也。王氏姊妹花，盈盈競秀，而姬其尤著者。年甫破瓜，而人思倚玉，惟姬聲價自高，有謀梳櫛者，輒婉辭以謝之，以是嫩萼猶含，寒芳自韞，蓓蕾固無恙也。有桃花潭居士負東山之雅望，作北里之豔游，偶見姬於綺席，特賞識之，自後宴集，必招侑觴，因之聲譽頓噪。姬頗身纖趾，態度娉婷，雖一笑一顰，別饒風韻。房中陳設雅素，四壁詩聯，多名士題詠。其妹曰素琴，靜婉宜人；曰菊香，嬌憨可愛，易取人憐。後起之雋，當屈一指。

一曰瑞香碧雲樹詞人，則姚雪鴻也。雪鴻一字惜紅。曾學琵琶於朱月仙。玉貌珠喉，宛轉可聽。玉溪後人亟賞之，比以許飛瓊，謂從天上謫來，定非凡品。或贈以楹聯云：「皎如積雪；翩若驚鴻。」姬年僅□四，秀眉豐頰，月滿花嬌雙眸炯然若秋水，媚光外注，令人銷魂蕩魄者尤在此。性和婉，妙解人意。縷馨仙史特加青眼，每赴綺筵，輒令持觴政。

一曰錦帶鴛鴦鈿閣主人，則徐蕙珍也。姬圓姿替月，潤臉羞花。微嫌項短身瑣，頗乏嫋娜之致，人比之李香君，謂彷彿香扇墜。去年□六，豔名頗著。或見其小像作男子裝，愛之，願以三千金為之脫籍，然卒未果。姬風度端雅，無纖佻積習。申浦瘦腰郎眷之，將有成約，而忽為萋菲者所阻。蛾眉謠詠，自古為然。性愛小犬，其種出自東洋，大幾若狸。項繫金鈴。白者毛片如雪，常抱之乘車游申園，眠食與共，不以為嫌也。是亦有癖者。

一曰玉蘭素豔樓內史，則王雅卿也。姬雖容僅中人，而自命甚高，訖齷齪，婉拒弗納，甚或以閉門羹待之。貌殊冷峭，絕少嫣然一笑。秋聲館主人屢開燕其家，招集者多一時文士，樽邊燭畔，屢乞新詩，其夙好風雅如此，可謂名實相副矣。主人意將列之畫屏，以有皖江之行，未果也。嘗謂南通叟曰：「姬貌淡而情深，外疏而中密，較世之佞昵而神不屬者，相去幾何哉？」與余相識已久，而從未格外索一纏頭，真脫盡章台積習矣。同時有並名雅卿者，年較幼，貌亦出其上，顧舉止大方，性情和摯，則弗逮也。

一曰梅花玉梅花館內史，則朱筱卿也。筱卿名霞，琴川人。工唱南詞，宛轉抑揚，無不中節。識字知書，能作小詩。尤工畫墨梅，枝萼扶疏，自饒斌媚。姬姿容娟秀，眉目間時露英爽氣，淡妝素服，神韻獨超。喜與文士談詩論字，賞奇析疑，娓娓不倦。若見俗客，輒為攢眉，囁嚅不能吐一詞，蓋外雖酬應而意不屬也。嘗見其謝人惠詩一絕云：

謝草江花盡逸才，琳瑯貽贈遍妝台。

自慚弱質同蒲柳，深感春風入座來。

亦足見一斑矣。

一曰麗春萬紫千紅室侍史，則吳小紅也。生自金閨，來游歌浦。初至，名譽弗甚著，以所居稍次也。然珠光劍氣，終弗能掩。廬山舊隱首繩其美於儻情侍者，時侍者方有《花雨珠塵錄》之刻，以小紅冠一軍。意琴室主亟欲一見為快，飛箋召之，珊珊其來，

花嬌月媚，瀟灑出群，洵名下無虛譽也，甚加激賞。侍者即席口占二□八字云：

酒籠詩虎鬥寒宵，花雨珠塵一網招。

解唱《清平》高格調，令人真個要魂銷。

侍者同時所眷有王桂馥，亦推為此中特出者。

生見仙子案旁尚有一冊，錦函玉簽，題曰《歇浦芳叢志》，惜未索觀，故不傳於世。